

清華十五訓詁拾遺四則

沈奇石

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）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（拾伍）》收錄了五篇和馬有關的文獻。筆者初讀後對如下四詞略抒己見。

一、表示{大}的“名”

《凡馬之疾》有“名疾”之謂，辭例如下：¹

（1）馬死不可爲，名疾也。（簡1）

（2）名疾也，馬死不可爲。（簡2）

其中“名疾”，整理者認爲：“成疾，猶發病。”²按，此“名”當訓大，形容馬疾之重。傳世古書習見的“名山”“名川”“名丘”“名都”及“名魚”（《國語·魯語上》）、“魁士名人”（《呂氏春秋·勸學》，參見俞樾《諸子平議》）等詞（組）中的“名”均有“大”義，出土文獻如《上博二·容成氏》“名浴（谷）”之“名”亦如是。

“名”有“大”義，是“名”的自然引申義。“名”本是對事物賦予的稱謂。一般顯赫者恆有其“名”，而“至賤乎賤者”往往“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”。“名”因而能引申表示著名或名貴的事物。《書·禹貢》：“惟筭、錫、楷，三邦底貢厥名。”蔡沈《集傳》：“致貢筭、錫、楷之有名者也。”其中“名”即用其義。上述“名山”“名川”“名丘”“名都”“名魚”“名人”之“名”是其形容詞用法，故訓爲“大”，實即今人所謂“稱得上名的”或“排得上號的”。至於“名疾”之“名”同用其義；“稱得上名的”疾病，即重疾，猶言“大病”“大疾”。

二、表示{晚}的“遲”

《馭術》有和時稱詞“早”對舉的“遲（遲）”，辭例如下：³

馬耳向中，又（有）亞（惡）於中，牝（將）辟，乃遲（早）以參（三）

駟（匹）芻之，{駟}  亦以參（三）駟（匹）芻之，母（毋）子（使）季（悶）

¹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（拾伍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25年，第120頁。

²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（拾伍）》，2025年，第122頁。

³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（拾伍）》，第139頁。

𠂔（焉）。（簡 17-18）

其中“𠂔”字，整理者釋讀爲“遲（迟）”，並認爲：“迟，簡文與‘早’相對，《說文》‘遲’字或體，所從‘巨’形稍有訛誤。”¹說近是，疑即“遲暮”之“遲”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”王逸《章句》：“遲，晚也。”聞一多《楚辭校補》：“遲亦暮也，遲暮謂衰老。”認爲“遲”有“暮”義。從上述《馭術》用例看，庶可確定“遲”單用可表{晚}這一時稱。相關單用例或見於《清華十四·兩中》。該篇有謂：

貞春三月，……帝朝監民，……（簡 50-51）

貞夏三月，……帝𠂔監民，……（簡 52-53）

貞秋三月，……帝建〈晝〉監民，……（簡 53-54）

貞冬三月，……帝夕監民，……（簡 55-56）

其中“朝、𠂔、晝、夕”四個時稱詞並舉。類似的表達有：

（1）又（有）宵又（有）朝，又（有）晝又（有）夕。（《楚帛書·甲篇》）

（2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，晝考其國職，夕省其典刑，夜警其百工。
（《國語·魯語下》）

王挺斌先生敏銳揭出《黃帝內經·靈樞》有“朝則爲春，日中爲夏，日入爲秋，夜半爲冬”的說法，據此認爲上述“帝建〈晝〉監民”當排在“貞夏三月”之後，“帝𠂔監民”當排在“貞秋三月”之後，其說可信；他又揭示日書文獻中也有類似的時稱詞組合，如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種》“朝、晏、晝、日𠂔（𠂔）、夕”並稱，北大秦簡《日書雜抄》“朝、莫（暮）、晝、日失（𠂔）”並舉，放馬灘秦簡《禹須臾行日》“旦、日中、昏、夜中”並用。²這些文獻中的時稱詞組合關係如下表所示：

篇名	時稱詞			
兩中	朝	建〈晝〉	𠂔	夕
楚帛書	朝	晝	宵	夕
國語	朝	晝	夜	夕

¹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（拾伍）》，第 145 頁。





² 王挺斌：《北大秦簡〈祓除〉“正晝”釋義商榷及清華簡〈兩中〉涉及時稱一段簡文的討論》，第二屆“古文字與中華文明”國際學術論壇，清華大學，2025 年。


黃帝 內經	朝	日中	日入		夜半
睡虎地	朝	晝	晏	日厯（晡）	夕
北大 秦簡	朝	晝	/	日失（昃）	莫（暮）
放馬灘 秦簡	旦	日中	昏		夜中

可以推斷“𠄎”字義應當近乎“宵”“夜”“日入”“晏”“日厯（晡）”“日失（昃）”“昏”這類表{晚}之詞。

整理者將該字隸定爲“𠄎”，認爲从日夭聲，是“宵”的專造字。¹雖說於義可取，但是“夭”“宵”聲類有隔，既未見可靠而直截的先秦通用例，又難符楚文字習用“宵”或“少”表示{宵}的用字事實。²而上引王挺斌先生文中懷疑“𠄎”是“昏”的譌字，尚乏混譌實據。³

筆者懷疑“𠄎”字除去意符“日”外的構件其實是“夷”的譌形，从日夷聲，即“遲暮”之“遲”的專字，在此用其本義。這種寫成“夭”形的“夷”在楚文字中已數見，前人對此多有創見，茲具例如下：

A: 	B: 	C: 	D: 
包山簡 109	《上博二·子羔》 簡 12	《上博四·簡大王泊旱》 簡 2	《清華十一·五紀》 簡 104

A 字在簡文中用爲地名“A 易（陽）”，同批材料簡 118 同地名作“（鄴）易（陽）”。A 中“夭”形顯係“夷”形之譌。禰健聰先生據此認爲《上博二·子羔》簡 12 “（后稷之母）冬見 B，拏而薦之”之 B 是“蕘”字之譌。⁴近來張新俊先生也有類似的認識。⁵《上博四·簡大王泊旱》簡 2 “龜尹知王之炙於日而病，𠄎（蓋？）愁（儀？）愈 C”之 C，王凱博先生認爲此 C 中“夭”形是“夷”之

¹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肆）》，第 112 頁。

² 參見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 205 頁。

³ 王挺斌：《北大秦簡〈祓除〉“正晝”釋義商榷及清華簡〈兩中〉涉及時稱一段簡文的討論》。

⁴ 禰健聰：《上博竹書剩義（二則）》，《戰國文字的回顧與展望》，中西書局，2017 年，第 211-213 頁。

⁵ 張新俊：《上博簡〈子羔〉篇“玄皋”新解》，“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紀念會暨古文文字與古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”會議論文，西南大學，2024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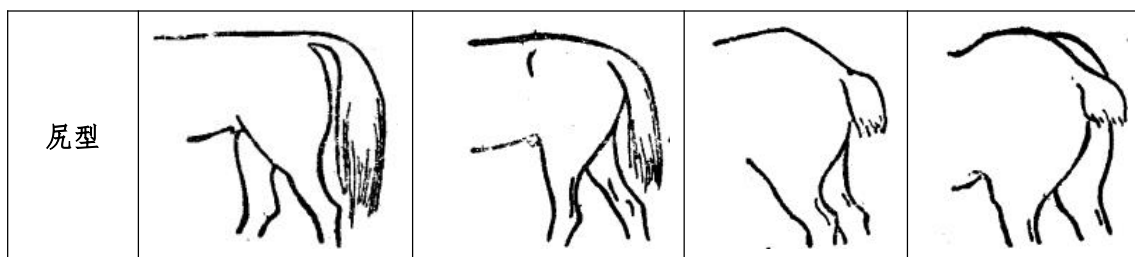
譌，从辵夷聲，讀爲“遲”，整句話乃謂“龜尹在卜的過程中知（簡大王向日站立，汗大流，身體疲憊）而故意放慢節奏，即‘愈遲’”。 “如此釋讀，方覺邏輯明快井然。”¹至於《清華十一·五紀》簡 104 “黃帝大 D” 之 D，石小力先生率先指出該字除去“心”的構件本从日、夭。²王凱博先生在此基礎上認爲其中“夭”同是“夷”之譌，讀爲表示喜悅的“悵”，正可與上文“黃帝大慍（聳/慄）”義反。³

上述諸家的釋讀均屬可信。尤其是上述《五紀》D 字，該字除去意符“心”外的構件“𠄎”相較於“𠄎”，不過倒置了“夭〈夷〉”“日”的位置而已，理應視作一字之異。⁴

三、表示{頤}的“𠄎”聲字

《胥馬》對尻部的描寫有“直尻”（簡 5）、“曲尻”（簡 13）、“𠄎尻”（簡 8；14）及“𠄎尻”（簡 11）。“𠄎”从“𠄎”聲，“𠄎尻”和“𠄎尻”記錄一詞。整理者揭出《齊民要術·養牛馬驢騾》有謂：“尻欲頤而方。”並認爲“𠄎”“𠄎”“疑讀爲‘猷’”，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‘順也。’一說讀爲‘猶’，《爾雅·釋獸》：‘猶，如鹿，善登木。’”⁵

現代養馬學中，良馬的尻型有正尻、斜尻、水平尻和復尻等。⁶內蒙古農牧學院主編《養馬學》對此有過詳盡的描述，茲摘抄如下：⁷



¹ 王凱博先生最初以網名“gefei”在《〈五紀〉初讀》下第 167 樓評論，簡帛網“簡帛論壇”，2021 年 12 月 25 日。後撰成專文《楚簡字詞考釋（三篇）》（待刊）。此文曾於第三屆“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”（杭州，2025 年）宣講，近承王先生惠賜全文，尚此鳴謝！

² 引自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：《清華簡第十一輯整理報告補證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，2021 年 12 月 16 日。

³ 王凱博先生最初以網名“gefei”在《〈五紀〉初讀》下第 55 樓評論，簡帛網“簡帛論壇”，2021 年 12 月 17 日。後撰成專文《楚簡字詞考釋（三篇）》（待刊）。

⁴ 王凱博《楚簡字詞考釋（三篇）》認爲从“日”或與《書·堯典》“嵎夷”有關，和筆者的看法不同。

⁵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肆）》，第 112 頁。

⁶ 另有尖尻等是劣馬的尻型，在此不計。參考內蒙古農牧學院主編：《養馬學》，農業出版社，1961 年，第 18-19 頁。

⁷ 內蒙古農牧學院主編：《養馬學》，第 18-19 頁。

名稱	水平尻	正 尻	斜 尻	復 尻
定義	尻上綫與髖骨方位近於水平綫。	尻上綫呈徐緩地傾斜，髖骨的方位約與水平成 20-25° 角。	尻上綫向後下方傾斜，髖骨的方位與水平綫所成的角度在 25° 以上。	從後方觀察，尻中綫凹陷，兩側肌肉隆起。
特點	有利於速力。	有利於速力。	有利於挽曳和持久性。	多見於重型挽馬。

據其定義，“直尻”對應水平尻，“曲尻”對應正尻和斜尻，而“酋/髓尻”可對應“復尻”。據此，整理者將“酋”“髓”和《齊民要術》“頽而方”的尻型聯繫是合理的。所謂“頽”，繆啟愉訓解為“略微傾斜”，¹在此實指“下垂貌；凹下貌”，潘岳《射雉賦》“彤盈窗以美發，紛首積而臆仰”之“積”，“頽”字異體，即用其義。故以“酉”為聲符的“酋”“髓”當有“頽”義。²

“酉”聲字有“頽”義，見於傳世文獻。《楚辭·九辯》“歲忽忽而邁盡兮，老冉冉而愈弛”中的“酉”聲字“邁”，顧野王在原本《玉篇》阜部中便引作“隕”：“隕，徒雷反。野王案，《說文》：‘墜下也。’《楚辭》：‘歲忽忽而隕盡。’”此“邁”與“隕”義近，即上述“頽”義。

出土文獻也有用例，字作“猷”，同諧“酉”聲。《上博五·君子為禮/弟子問》：“毋又（有）柔季，毋有首猷，植【弟子問 3】頸而秀。【君子為禮 7】”³其中“猷”字義過去多不得解。筆者懷疑“首猷”是“植頸而秀”的反義，此“猷”同表“頽”義。《禮記·玉藻》規範君子要“頭容直”，“頭頸必中，山立時行”，即“植頸而秀”之謂。所禁止的“首猷”乃是腦袋下垂的不良容儀。

上述“酉”聲字“酋”“髓”“邁”“猷”能表示{頽}，或許是因為聲符“酉”在音義上和“老”密切相關，此詳另文。⁴

¹ 繆啟愉：《齊民要術校釋》（第 2 版），中國農業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395 頁。

² 鄺可晶先生看過拙作初稿後，提出另外兩個釋讀方案。一是讀為表示“聚集”的“邁”，“‘邁’有‘強勁有力’義，蓋尻部肌肉聚集（即兩側肌肉隆起）而強勁有力，故謂之‘邁尻’，正合《養馬學》‘復尻’‘多見於重型挽馬’之用。”另一是讀為“嶄”，古書中訓“山兒”、“高貌”（《文選》載班固《西都賦》“巖峻嶄嶄，金石崢嶸”，李善注：“嶄，高貌也。”），此種“復尻”正象兩座隆起的山包。呈此供參考。

³ 編聯意見參見李松儒：《〈君子為禮〉、〈弟子問〉札記二則》，《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98-103 頁；李松儒：《戰國簡帛字跡研究：以上博簡為中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344-348 頁。另有陳斯鵬也提出相同的拼綴意見，但未見獨立成文，引自侯乃峰：《上博楚簡儒家文獻校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 年，第 269 頁。

⁴ 拙作：《“酉”字聲訓疏證》，“中國文字學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”會議論文，濟南，2025 年。

四、表示{顫}和{輾}的“𩇑(𩇑)”聲字

《凡馬之疾》簡 10-12 有謂：¹

凡馬之疾，𩇑(𩇑) 𩇑𩇑𩇑，𩇑(寢)起狗竣，是胃(謂)痹癢，馬死不可爲。腹腫接(接)及肱(亢)，奴(如)臥(堅)以不渭(潰)，是胃(謂)朔癢，馬死。

凡馬之疾，𩇑(𩇑) 𩇑𩇑𩇑，𩇑(寢)𩇑(起)𩇑=𩇑(其)尾，是胃(謂)
𩇑心。馬奴(如)不喘(喘?)，乃尾而面之。

“𩇑𩇑𩇑”和“𩇑𩇑𩇑”顯係一語。其中“𩇑”字，整理者讀爲表示“胸”的“𩇑”字，有理。馬胸有疾，多因感染而發生“馬胸疫”，學名“馬傳染性胸膜肺炎(Contagious equine pleuropneumonia)”，一般發生於壯年重型馬，其易感性較強，病情通常比較嚴重。該疾病的臨牀症狀是馬的胸廓疼痛，全身震顫；呼吸增加，先呈短淺的腹式呼吸，以後呈胸、腹式呼吸。據此症狀來看下三字的釋讀。

“𩇑”，整理者在釋文中括爲“𩇑”，注釋中表示喘息貌的“𩇑”。²疑讀爲同諧“𩇑”聲、表示{顫動}的“𩇑”。《天回醫簡·脈書》既見用“𩇑”或諧“𩇑”聲的“𩇑”表示{顫動}的“𩇑”。在此表示馬胸因呼吸加急所致震顫。

“𩇑𩇑”或“𩇑𩇑”，整理者在釋文中括爲“𩇑𩇑”，注釋中認爲：“𩇑(𩇑)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‘𩇑，難也。’𩇑(𩇑)，輾轉盤旋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‘𩇑吾道夫崑崙兮，路脩遠以周流。’王注：‘楚人名轉曰𩇑。’”³庶得其意，疑該雙音節詞由“輾轉”之“輾”重疊派生。“輾轉”是翻來覆去的樣子，往往表示“臥而不寐”的情形。這裏是說馬胸顫而翻覆難寐，正和下文所講馬“𩇑(寢)𩇑(起)”文意相銜。

據“𩇑𩇑”的釋讀，或可增進我們對“輾轉”一詞在結構方面的認識。“輾轉”在先秦秦漢出土文獻中或作“𩇑𩇑”(《安大一·詩·關雎》簡 2)、“𩇑𩇑”(《上博四·采風曲目》簡 3)、“展轉”(《銀雀山·六韜》簡 693)、“展轉”(漢牘《史篇(二)》第二)等。除由特殊原因形成的“𩇑𩇑”(《馬王堆帛書·五行》行 340)外，⁴基本形式是前一音節用諸如諧“𩇑”聲或諧“展”聲

¹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拾肆)》，第 120-121 頁。

²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拾肆)》，第 127 頁。

³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拾肆)》，第 127 頁。

⁴ 參見鄔可晶：《出土文獻〈詩經〉文獻所見異文選釋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 10 輯，上海古籍

的前元音字表示，後一音節用諧“車”聲的後元音字表示。一般認為“輾轉”是聯綿詞。古廣政先生認為該詞“也可能來自{輾/𨔵}與{轉}的並列複合”，並列出{輾/𨔵}在楚簡中的獨用例。¹“𨔵𨔵”的出現有利此說。{輾/𨔵}的獨用例集中出現於楚系簡帛，合於上引王逸注所謂“楚人名轉曰𨔵”。“輾轉”之“輾”極有可能就是方言詞，它和通語詞“轉”的語音差異主要在其韻類。過去學者提出“芳香”之“芳”、“沉涵”之“涵”等是楚方言詞。“芳”之於“香”，“涵”之於“沉”，主要差異是在聲類。這類方音詞和通語詞的語音差異往往僅在某一音類，很可能同源而異流。這類僅在某一音類上存在差異（一般在用字上也能將其別開）的方音詞值得進一步深究。

據此，同篇簡8“困于王𨔵”之“𨔵”，整理者讀為“廩”，或許讀為“墀”“壇”一類舌音元部讀音的詞，可能更合於篇內“𨔵（𨔵）”聲之字的記音情況。

順帶一提的是，本段簡文中的“𨔵”字，整理者隸定為“瘳”。其中所謂“麥*”形，參考同簡“麥”字之作“𨔵”，其形體明顯不埒。疑該字除去“疒”外的構件實从羽、聃省，²整字可隸定為“瘳”，基本聲符是“聃”。據“聃”字音及諧“聃”聲者的常見用字，³“瘳心”疑讀為“抑心”。上揭馬胸疫的症狀之一是病馬呼吸增加而短淺，古人在觀察時或許就當作“心氣抑”的表現。不過也可能讀為“瘳心”（《素問·平人氣象論》有“死心”之說）。

據“瘳”的釋讀，或可增進我們對“𨔵”字的認識。“瘳”除去“疒”外的構件“聃”，筆者懷疑就是“𨔵”字異體。楚文字“𨔵”和諧“聃”聲之字的音通之例過去已見至少有如下兩條。一是范常喜先生提出的包山簡“𨔵禱”即新蔡簡“聃禱”。⁴二是《清華十三·大夫食禮》簡2-3“𨔵（主）人𨔵（去）𨔵（處），聃君子，既𨔵君子，乃逆出”中“聃”和“𨔵”表示同一動作“揖”，⁵兩者的聲

出版社，2024年，第155-158頁。

¹ 古廣政：《出土先秦秦漢文獻所見複音單純詞的字詞關係研究》，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5年，第89頁。

² 若不計其“人”形下部之曲直，亦近於聲韻近同的“印（抑）”形。

³ “聃”和“印（抑）”在出土及傳世文獻的通用關係不少見，參見袁金平：《據安大簡〈曹沫之陣〉“聃”字異體談春秋金文“印變”的讀法》，《安徽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23年第5期。這類“聃”在上古屬影母質部，該字另有齒音緝部異讀（兩者是一形多用還是特殊音變，在此不作深究），參見張富海：《說“揖”和“擣”》，“中國文字學年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”論文，山東大學，2025年。

⁴ 范常喜：《新蔡楚簡“聃禱”即“𨔵禱”說》，簡帛網，2006年10月17日。

⁵ 陳琦：《形體混同與諧聲辨析》（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4年，第121頁）讀“𨔵”為“擣”，更合用字。不過“擣”和“揖”本就是同一詞的不同記錄形式。

韻自然近同。因此，从羽、聿省聲的“翬”完全可視作“罷”字異體，從而過去或將“罷”字分析从“能”得聲的看法理應放棄。¹據聞，鄔可晶先生認為“罷”字所从“羽”實係“翳”之初文（據棗紙簡《詩書之言》所謂“羽語”之“羽”當讀爲“伯翳”之“翳”），以爲聲符。²此說頗爲奇巧。“翬”或許也是“翳”字異體之一。

2026 年 1 月 23 日 艸就

¹ 陳琦《形體混同與諧聲辨析》（第 121 頁）已據“罷”用爲“揖”的異體“撻”而否定了“能”聲說。

² 鄔可晶：《古文字考釋方法漫談》，山東，2025 年 12 月 6-8 日。其中“語”從陳琦先生釋。相關內容承蒙友人轉告。經鄔先生告知，相關內容另有未刊稿《“罷”字新探》詳論之。